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MING REN
WU JI

名人·舞姬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MING REN
WU JI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名人·舞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舞姬/(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川端康成文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633-3446-7

I. ①名…②舞… II. ①川…②叶…③唐… III. 长篇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9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政编码:276002)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5 字数:220千字

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7.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中国读者

川端香男里

壹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他的这种文学的多样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才得到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的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而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完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他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人士的肯定评价。日本的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

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集中出版少数为人瞩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

(1)在十卷本的范围內,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

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2)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在中国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吟月吟》、《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3)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

文学之门的钥匙。

(4)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甚至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的,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上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

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目 录

名人.....	1
舞姬	97

名
人

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名人^①，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在热海鳞屋旅馆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

在热海，一月十八日这个忌辰的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因为《金色夜叉》^②中的贯一在热海海边说了一句“本月今晚的月亮”的台词，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一月十七日定为红叶节。秀哉名人的忌辰，就是红叶节的次日。

历年红叶节都举办文学性的活动。名人逝世的昭和十五年，红叶节尤为盛大。除尾崎红叶外，还有高山樗牛^③、坪内逍遥^④，都同热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悼念这三位已故文人，竹田敏彦^⑤、大佛次郎^⑥、林房雄^⑦等三位小说家在这前一年度的作品里又对热海作了介绍。热海市给这三位作家赠送了感谢状。当时我正在热海，也出席了这个节日的活动。

① 一五九〇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授予棋艺高超的日海和尚“本因坊”称号，开始了“本因坊”世袭制。到了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于一九三七年宣告引退，才决定放弃世袭制度，将“本因坊”称号转让给日本棋院。“名人”是棋手的最高称号，可以终身保持，但不能世袭，至一九四〇年秀哉死后，“名人”称号也被废除了。

② 《金色夜叉》是尾崎红叶(1867—1903)的代表作。贯一是书中的主人公。

③ 高山樗牛(1871—1902)，文艺评论家。

④ 坪内逍遥(1859—1935)，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

⑤ 竹田敏彦(1891—1961)，剧作家、小说家。

⑥ 大佛次郎(1897—1973)，小说家。

⑦ 林房雄(1903—)，小说家。

十七日晚上,市长在我下榻的聚乐旅馆举行了招待宴会。十八日凌晨,我被电话吵醒,说是名人作古了。我旋即奔赴鳞屋去吊唁,然后折回旅馆。吃过早饭,同前来参加红叶节的作家和市工作人员一起参谒了逍遥的陵墓,并供奉了鲜花,而后绕到梅园去。在抚松庵举行的宴会上,我中途溜了出来,去鳞屋给名人的遗容拍了一张照片。过不多久,就目送名人的遗体被运回东京去了。

名人是在一月十五日到达热海的,十八日就猝然长逝了。好像特地到热海来作古似的。十六日我曾到旅馆造访名人,并下了两盘棋。当天傍晚,我回家不久,名人突然发病了。这是名人最后一次同我下他所爱好的将棋^①。我撰写过一篇秀哉名人最后一场比赛(告别赛)的观战记,还同名人最后对弈了一盘,拍了一张名人最后的头像(遗容)。

名人同我结下缘分,是从东京日日(每日)新闻社选我当告别赛观战记者开始的。作为报社举办的围棋赛,那次场面之盛大,是空前绝后的。六月二十六日在芝公园的红叶馆开始对局,到十二月四日在伊东的暖香园下完这一盘棋,几乎花费了半年的时光。断断续续地下了十四次。我在报上连载了六十四回观战记。不过,棋下到一半,名人便病倒了。八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休战了三个月。由于名人病重,这盘棋更显得悲切了。说不定还是这盘棋夺去了名人的性命呢。下完这盘棋,名人再也恢复不了健康,一年后就离开了人世。

二

这位名人下完告别赛的时间,确切地说,应该是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四十二分。下到黑 237 就终局了。

且说名人默默地在棋盘上填了一个空眼,这时列席的小野田六段说:

① 类似我国的象棋。

“是五目吗？”

这是很有礼貌的说法。他明知名人输了五目，却有意这么说，以图消除名人的忧郁，这也许是对名人的一种体贴吧。

“嗯，是五目……”名人嘟哝了一句，抬起红肿的眼睑，他已经再也不想摆放棋子了。

拥到对局室来的工作人员，谁都不言语。名人仿佛要缓和一下这种沉闷的气氛，平静地说：

“我不入院的话，早该在八月中旬就在箱根结束了。”

然后，他询问了自己花费的时间。

“白子是十九个小时零五十七分……还有三分钟，正好是花了一半时间。”担任记录的少女棋手回答道。

“黑子是三十四个小时零十九分……”

高段棋手下一盘棋，一般需要十个小时的光景。惟独这盘棋，据说规定可花四十个小时，等于延长四倍。最后黑子实际花了三十四个小时零十九分，是耗时相当多的。自从围棋规定时间以来，这一盘是空前的。

下完这盘棋，正好快到三点，旅馆女佣端上了点心。人们依然沉默不语，视线都落在棋盘上。

“吃点黏糕小豆汤怎么样？”名人问对手大竹七段。

年轻的七段下完棋，就向名人施礼说：

“先生，谢谢您了。”

说罢，他深深地低下了头，一动也不动，双手端端正正地放在膝上，白皙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了。

名人抹乱了棋盘上的棋子，七段将黑子放进棋盒里。对于对手，名人没说一句评语，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走了。当然，七段也没吐露什么感想。倘使是七段输了，总该说点什么的吧。

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偶尔探望一下外面，发现大竹七段动作麻利，转眼换上了棉袍，下到庭院，独自坐在对面的长凳上。他紧抱双臂，苍白着脸。冬日临近黄昏，暮霭朦胧，他在冷飕飕的宽阔

庭院里，陷入了沉思。

我打开了走廊的玻璃门，呼唤道：

“大竹兄，大竹兄。”

他生气似的稍微掉转头，大概是落泪了吧。

我把目光移开，退回屋里，名人夫人来致意说：

“承蒙长期多方关照……”

我同夫人交谈了几句，大竹七段的身影早已从庭院消失了。接着他又麻利地换上带家徽的礼服，衣冠整齐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到名人和工作人员的房间去致意，也到我的房间来了。

我也到名人的房间去致意。

三

这盘棋下了半年，胜负终于揭晓。次日工作人员也都急匆匆地回家去了。恰巧是伊东线试车的前一天。

年终岁初，是温泉的旺季。电车通到伊东市镇，大街小巷都披上了庆贺的新装，显出一派繁荣景象。我同被“禁闭”的棋手们一起幽居在旅馆的房间里，当我坐上公共汽车回家时，这个市镇的装饰跳入我的眼帘，使我觉得像是从洞窟中解放出来似的。新车站附近，展现出一条条土色的未经铺设的土路。突击建筑的房屋，一栋栋拔地而起。新开地杂乱无章。在我看来，这是人世间的一种生机。

公共汽车驶出伊东市镇，在海滨路上，遇上了一群背着柴禾的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贯众草。有的妇女，用贯众草把柴禾捆绑起来。我突然觉得人是可亲的。心情就像越过高山看见了缭绕上升的炊烟一样。可以这么说，这些寻常的准备过年的生活习惯，令我十分怀念。我恍如从异常的世界逃脱了出来。妇女们大概是拾柴禾回家烧饭吧。海，呈现了一派冬日的景象。太阳，显得暗淡无光，忽然昏沉下来。

但是，就是在公共汽车上，我的脑子里还浮现着名人的形象。

也许是对老名人产生的感情，渗透了我的身心，这才使我感到可亲可敬的吧。

工作人员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老名人夫妇留在伊东旅馆里。

“常胜名人”在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围棋赛上败北了。因此应该是名人最不愿意在对局室里停留。再说，名人带病参战，要消除疲劳，也应该尽早换个地方才是。然而难道是名人对此心不在焉，或是感觉迟钝？连工作人员和观战的我，都觉得再不能在这里呆下去，赶紧逃脱似的回到家里去了，惟独失利的名人却留了下来。他这种郁闷而乏味的生活，任凭人们去想象吧。他本人大概依然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茫然地坐着。

名人的对手大竹七段早已回家去了。他和没有孩子的名人不同，有着一个热闹的家庭。

记得下完这盘棋两三年之后，我曾接到大竹七段夫人的来信，提到他家有十六口人。我想，在一个十六口人的大家庭里，或许可以领略到七段的性格或生活作风，于是便想去访问他家。后来，七段的父亲去世了，十六口人变成了十五口，我曾去吊唁过。虽说是吊唁，也是在举行过葬礼一个月以后才去的。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七段的家。七段不在，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把我请进了客厅。夫人寒暄过后，站到门口去了。

她说了句“来，把大家都叫来”，便传来了吧哒吧哒的脚步声，四五个少年走进客厅，以孩子的立正姿势排成一行。他们是十一二岁到二十岁上下的青少年，好像都是弟子。其中杂着一个少女，她脸颊绯红，身体很胖，个子高大。

夫人将我介绍给他们之后，说了声“请向先生致意”，弟子们立即低头行礼。我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这种礼仪是很自然的，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少年们一离开客厅，就听见他们在这座宽阔的房子里嬉戏的吵嚷声。在夫人的劝说下，我登上了二楼，请内弟子同我练习了一盘，夫人不时地给我端来食物。我在这家呆了很长的时间。

说一家十六口人，是包括这些弟子在内的。内弟子有四五人，